

張氏景岳全書

江蘇王宜之  
署簽

非風

論正名 共二條

非風一證即時人所謂中風證也此證多見卒倒卒倒多由昏憤本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寒所致而古今相傳咸以中風名之其誤甚矣故余欲易去中風二字而擬名類風天磁凝名屬風然類風風仍與風字相近恐後人不解仍爾模糊故單用河間東垣之意竟以非風名之庶乎使人易曉而知其本非風證矣

一凡診諸病必先宜正名觀內經諸篇所言風證各有淺深藏府虛實寒熱之不同前義已詳本皆歷歷可考也若今人之所謂中風者則以內經之厥逆悉指為風矣延誤至今莫有辨者雖丹溪云今世所謂風病大率與痿證混同論治此說固亦有之然何不云誤以厥逆為風也惟近代徐東臯有云痿厥類風凡尸厥痰厥氣厥血厥酒厥等證皆與中風相類此言若乎近之而殊亦未善也使果風厥相類則凡臨是證者曰風可也曰厥亦可也疑似未決將從風乎將從厥乎不知經所言者風自風厥自厥也風之與厥一表證也一裏證也豈得謂之相類耶奈何後人不能詳察經義而悉以厥證為風既名為風安得不從風治既從風治安得不用散風之藥以風藥而散厥證所散者非元氣乎因致真陰愈傷真氣愈失是速其死矣若知為厥則原非外感自與風字無涉此名之不可不正證之不可不辨也但名得其正又何至有誤治之患諸厥證義詳後厥逆本門當與此門通閱

論有邪無邪

凡非風證在古人諸書皆云氣體虛弱榮衛失調則精氣耗散腠理不密故邪氣乘虛而入此言感邪之由豈不為善然有邪無邪則何可不辨夫有邪者即傷寒瘧瘵之屬無邪者即非風衰敗之屬有邪者必或為寒熱

走注或為腫痛偏枯而神志依然無恙也無邪者本無痛苦寒熱而肢節多廢精神言語倏爾變常也有邪者病由乎經即風寒溼三氣之外侵也無邪者病出乎藏而精虛則氣去所以為眩暈卒倒氣去則神去所以為昏慣無知也有邪者邪必乘虛而入故當先扶正氣但通經逐邪之品不得不用以為佐無邪者救本不暇尚可再為雜用以傷及正氣乎

論肝邪

凡五藏皆能致病而風厥等證何以獨重肝邪且其急暴之若此也蓋人之所賴以生者惟在胃氣以胃為水穀之本也故經云人無胃氣曰死脉無胃氣亦死夫肝邪者即胃氣之賊也一勝一負不相並立凡此非風等證其病為強直掉眩之類皆肝邪風木之化也其為四肢不用痰涎壅盛者皆胃敗脾虛之候也然雖曰東方之實又豈果肝氣之有餘也正以五陽俱敗肝失所養則肝從邪化是曰肝邪故在陰陽類論以肝藏為最下者正謂其不能犯土肝能犯胃也然肝邪之見本由脾腎之虛使脾胃不虛則肝木雖強必無乘脾之患使腎水不虛則肝木得養又何有強直之虞所謂胃氣者即二十五陽也非獨指陽明為言也所謂腎水者即五藏六府之精也非獨指少陰為言也然則真陽敗者真藏見真陰敗者亦真藏見凡脉證之見真藏者俱為危敗之兆所謂真藏者即肝邪也即無胃氣也此非即風類風之病之大本也

論氣虛

凡非風卒倒等證無非氣脫而然何也蓋人之生死全由乎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凡病此者多以系不能慎或七情內傷或酒色過度先傷五藏之真陰此致病之本也再或內外勞傷復有所觸以損一時之元氣或以年力衰邁氣血將離則積損為額此發病之因也蓋其陰虧於前而陽損於後陰陷於下而陽乏於上以致陰陽相失精氣不交所以忽爾昏慣卒然仆倒此非陽氣暴脫之候乎故其為病而忽為汗出者營衛之氣脫也或為遺尿者命門之氣脫也或口開不合者陽明經氣之脫也或口角流涎者太陰藏氣之脫也或四肢癱軟

者肝脾之氣敗也或昏倦無知語言不出者神敗於心精敗於腎也凡此皆衝任氣脫形神俱敗而然故必於中年之後乃有此證何今人見此無不指為風痰而治從消散不知風中於外痰鬱於中皆實邪也而實邪為病何遽令人暴絕若此且既絕如此尚堪幾多消散而人不能悟良可哀也觀東垣云氣衰者多有此疾誠知要之言也奈後人不明其說但以東垣為主氣又豈知氣之為義乎故凡治卒倒昏沈等證若無痰氣阻塞必須以大劑參附峻補元氣以先其急隨用地黃當歸枸杞之類填補真陰以培其本蓋精即氣之根氣生於下即向生之氣也經曰精化為氣即此之謂舍是之外他無實濟之術矣雖然夫以養生失道而病令至此敗壞可知猶望復全誠非易也第治得其法猶可望其來復若誤治之則何堪再誤哉

### 論痰之本

凡非風之多痰者悉由中虛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腎其標在脾在腎者以水不歸原水泛為痰也在脾者以飲食不化土不制水也不觀之強壯之人任其多飲多食則隨食隨化未見其為痰也惟是不能食者反能生痰此以脾虛不能化食而食即為痰也故凡病虛勞者其痰必多而病至垂危其痰益甚正以脾氣愈虛則全不能化而水液盡為痰也然則痰之與病病由痰乎痰由病乎豈非痰必由於虛乎可見天下之實痰無幾而痰之宜伐者亦無幾故治痰者必當溫脾強腎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漸充則痰將不治而自去矣治痰諸法見後及詳痰飲本門

### 論經絡痰邪

余嘗聞之俗傳云痰在周身為病莫測凡癱瘓癩癧半身不遂等證皆伏痰留滯而然若此痰飲豈非邪類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經絡之痰蓋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營衛和調則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惟是元陽虧損神機耗敗則水中無氣而精疑血敗皆化為痰耳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以精血之外而別有所謂痰者耶若謂痰在經絡非攻不去則必并精血而盡去之庶乎可也否則安有獨攻其痰而津



血自可無動乎津血復傷元氣愈竭隨去隨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盡而所盡者惟元氣也矧復有本無痰氣而妄指為痰以誤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用治痰之藥如滾痰丸清氣化痰丸搜風順氣丸之類必其元氣無傷偶有壅滯而或見微痰之不清者乃可暫用分消豈云無效若病及元氣而但知治標則未有不用而日敗者矣

論治痰 共四條

治痰之法凡非風初病而痰氣不甚者必不可猜其為痰而妄用痰藥此大戒也○若果痰涎壅盛填塞胸膈湯液俱不能入則不得不先開其痰以通藥食之道而開痰之法惟吐為捷如古方之獨聖散茶調散稀涎散之屬皆吐痰之劑也但恐元氣大虛不能當此峻利之物或但用新方之吐法為妥或用牛黃丸抱龍丸之類但使咽喉氣通能進湯飲即止不可盡攻其痰致令危困則最所當慎以故治痰之法又必察其可攻與否然後用之斯無誤也○若其眼直咬牙肢體拘急面赤強勁有力者雖見昏沈亦為可治先用粗箸之類挖開其口隨以堅實筆輪搯住牙關乃用淡薑鹽湯徐徐灌之然後以中食二指探入喉中徐引其吐若指不能入則以鵝翎醮湯代指探吐亦可如是數次得吐氣通必漸甦矣然後酌宜可以進藥此治實痰壅滯之法也

一若死證已具而痰聲漉漉於喉間者吐亦無益不必吐也○若痰氣盛極而不能吐者亦不治之證也○又凡形氣大虛者忌用吐法是皆不可攻者也 一凡形證已定而痰氣不甚則萬勿治痰但當調理氣血自可漸愈如果痰涎未清則治痰之法當分虛實○若氣不甚虛而或寒或濕生痰者宜六安煎二陳湯主之○因火為痰者宜清膈飲及竹瀝童便火甚者抽薪飲主之○脾虛兼嘔而多痰者六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陰氣不足多痰兼燥而咳者金水六君煎○陰虛水泛為痰者六味丸八味丸酌而用之或為湯亦妙○脾胃虛寒不能運化而為痰者不必兼治痰氣只宜溫補根本若中氣虛者理中湯或溫胃飲陰不足者理陰煎之類最佳 一薛立齋曰若脾氣虧損痰客中焦閉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發為諸病者理宜壯脾氣為主兼佐以

治痰則中氣使而痰涎自化非補中益氣參朮二味之類不能治最忌行氣化痰及倒倉之法

論寒熱證 共二條

凡非風口眼歪斜有寒熱之辨在經曰足陽明之筋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此經以病之寒熱言筋之緩急也然而血氣無虧則雖熱未必緩雖寒未必急亦總由血氣之衰可知也嘗見有引內經之意而曰偏於左者以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以右寒而左熱誠謬言也不知偏左者其急在左而右本無恙也偏右者亦然故無論左右凡其拘急之處即血氣所虧之處也以藥治者左右皆宜從補以艾治者當隨其急處而灸之蓋經脈既虛須借艾火之溫以行其氣氣行則血行故筋可舒而歪可正也凡諸灸法有言左灸右灸右灸左者此亦內經繆刺論之法從之亦無不可至若經言寒熱則凡如唇緩流涎聲重語遲含糊者是皆縱緩之類縱緩者多由乎熱而間亦有寒者氣虛故也歪斜牽引抽搐反張者皆拘急之類拘急者多出乎寒而間亦有熱者血虛故也蓋經所言者言理之常余所言者言病之變亦無非理也使讀經不明理必反害經意矣故臨此證者不可不加之詳審

一非風癱瘓等證亦有寒熱之辯觀之經曰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此固其常也然寒熱皆能拘急亦皆能弛縱此又不可不知如寒而拘急者以寒盛則血凝血凝則滯澀滯澀則拘急此寒傷其營也熱而拘急者以火盛則血燥血燥則筋枯筋枯則拘急此熱傷其營也又若寒而弛縱者以寒盛則氣虛氣虛則不攝不攝則弛縱此寒傷其衛也熱而弛縱者以熱盛則筋軟筋軟則不收不收則弛縱此熱傷其衛也以此辯之豈不明析且或寒或熱必有脈證可據但宜因證而治之若病無寒熱則當專治血氣無疑矣

論治血氣 共二條

凡非風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及四肢無力掉搖拘攣之屬皆筋骨之病也夫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故筋有緩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總由精血敗傷而然即如樹木之衰一枝津液不到

即一枝枯槁人之偏廢亦猶是也經曰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今其偏廢如此豈非血氣衰敗之故乎臨川陳先生曰醫風先醫血血行風自滅蓋謂肝邪之見本由肝血之虛肝血虛則燥氣乘之而木從金化風必隨之故治此者只當養血以除燥則真陰復而假風自散矣若用風藥則風能勝濕血必愈燥大非宜也一偏枯拘急痿弱之類本由陰虛言之詳矣然血氣本不相離故陰中有氣陰中亦有血何以辯之夫血非氣不行氣非血不化凡血中無氣則病為縱緩廢弛氣中無血則病為抽掣拘攣何也蓋氣主動無氣則不能動不能動則不能舉矣血主靜無血則不能靜不能靜則不能舒矣故筋緩者當責其無氣筋急者當責其無血無血者宜三陰煎或大營煎小營煎之類主之無氣者宜五福飲四君子湯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其與痿證之不動痛風之不靜者義稍不同詳列本門

非風諸證治法 共十二條

凡非風證未有不因表裏俱虛而病者也外病者病在經內病者病在藏治此之法只當以培補元氣為主若無兼證亦不宜攻補兼施徒致無益蓋其形體之壞神志之亂皆根本傷敗之病何邪之有能復其元則庶乎可望其愈

一初病卒倒危急不醒但察其有無死證如無死證而形氣不脫又無痰氣但扶定搦其人中自當漸醒或以白湯薑湯徐徐灌之亦可待其甦醒然後察證治之○若無痰無氣而息微色白脈弱暴脫者急以獨參湯或淡薑湯灌之俱可○若其有痰甚者以前治痰法吐之其痰不甚或以白湯調抱龍丸一九以暫開其痰無痰聲者不可用○若因氣厥昏沈而氣壅喘滿氣閉不醒者則用淡薑湯調蘇合丸一九以暫開其氣若氣不壅滿者不可用○其有久之不醒或牙關不能開者則以半夏或牙皂細辛之類為末少許吹入鼻中有嚏者可治無嚏者不可治或以皂莢為末燃紙燒烟衝入鼻中者亦可 一人於中年之後多有此證其衰可知經云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正以陰虛為言也夫人生於陽而根於陰根本衰則必病根本敗則人必危矣所謂

根本者即真陰也。人知陰虛惟一而不知陰虛有二。如陰中之水虛則多熱多燥而病在精血陰中之火虛則多寒多滯而病在神氣。若水火俱傷則形神俱斃難為力矣。○火虛者宜大補元煎。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庶可以益火之源。○水虛者宜左歸飲。左歸丸。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庶可以壯水之主。○若氣血俱虛。速宜以大補元煎之類。悉力挽回庶可療也。○凡多熱多火者。忌辛溫及參朮薑桂之類。皆不宜。輕用多寒多濕者。忌清涼如生地芍藥麥冬石斛之類。皆非所宜。若氣虛卒倒。別無痰火氣實等證。而或者妄言中風。速用牛黃丸蘇合丸之類。再散其氣。則不可救矣。一非風有火盛而病者。即陽證也。火甚者宜專治其火。以從新飲抽新飲。白虎湯之類。而用之。○火微者宜兼補其陰。以一陰煎。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凡治火之法。但使火去六七。即當調治其本。然陽勝者陰必病。故治熱必從血分。甚者用苦寒微者用甘涼。欲其從乎陰也。一非風有寒盛而病者。即陰證也。專宜益火寒微者宜溫胃飲。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寒甚者宜右歸飲。回陽飲。理中湯。四逆湯之類。主之。○然寒勝者陽必病。故治寒之法。必從氣分而從乎陽也。○如陽脫寒甚者。仍宜灸關元氣海神闕。以回其陽氣。一非風眩運掉搖惑亂者。總由氣虛於上。而然經曰。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頭為之若傾。目為之若眩。又曰。上虛則眩。此明訓也。凡微覺此證。即當以五福飲之類。培其中氣。虛甚者即宜用大補元煎。或十全大補湯之類。治之。否則卒倒之漸。所由至也。丹溪曰。無痰不作運。豈眩運者必皆痰證耶。此言最為不妥。別有詳義。見眩運門。一非風麻木不仁等證。因其血氣不至。所以不知痛癢。蓋氣虛則麻木虛則木。麻木不已。則偏枯痿廢。漸至日增。此魄虛之候也。經曰。痺之為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可知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此即其類。而但有微甚之辨耳。又經曰。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亦此類也。故凡遇此證。只宜培養血氣。勿得誤認為痰。一夏月卒倒。忽患非風。抽搐等證。此火射金熱傷氣。而然。即今人之所謂暑風也。氣虛者宜用參者。或十味香薷飲亦可。○若水不制火。而多煩渴者。宜生脈散。或人參竹葉石膏湯。若火獨盛者。宜瓜水綠豆飲。或用芩連之屬。暫解其熱。○若單由傷氣。而無火者。宜獨參湯。



或四君子湯○若伏陰在內而陽虛氣脫者必用附子理中湯或六味回陽飲之類放膽用之勿謂夏月忌溫熱此不達之言也 一肥人多有非風之證以肥人多氣虛也何以肥人反多氣虛蓋人之形體骨為君也肉為臣也肥人者柔勝於剛陰勝於陽者也且肉以血成總皆陰類故肥人多有氣虛之類然肥人多濕多滯故氣道多有不利若果痰氣壅滯則不得不先為清利宜於前治療之法隨宜暫用若無痰而氣脫卒倒者必宜四君六君或十全大補湯大補元煎之類主之 一非風煩熱自汗小水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蓋津液外泄小水必少若再用滲利則陰水愈竭無以制火而煩躁益甚但使熱退汗止則小水自利也況自汗者多屬陽明之證亦忌利小便宜生脈散一陰煎之類主之火甚者宜加減一陰煎 一非風遺尿者由腎氣之虛脫也最為危證宜參耆歸朮之類補之是矣然必命門火衰所以不能收攝其有甚者非加桂附終無濟也 一尸厥酒厥痰厥氣厥血厥之屬今人皆謂之中風而不知總屬非風也俱詳後厥逆本門

### 論用藥佐使

凡非風而有兼證者則通經佐使之法本不可廢蓋其脈絡不通皆由血氣血氣兼證各有所因如因於風者必閉鬱因於寒者必凝滯因於熱者必乾涸因於濕者必壅滯因於虛者必不運行諸如此者皆能阻塞經絡此佐使之法所以亦有不同也○凡風閉者宜散而通之如麻黃桂枝柴胡羌活細辛白芷之屬是也○寒凝者宜熱而通之如葱椒桂附乾薑之屬是也○熱燥者宜涼而通之如芩連梔柏石膏知母之屬是也○血滯者宜活而通之如芎歸牛膝紅花桃仁大黃芒硝之屬是也○濕滯者宜溫利而通之如蒼朮厚朴茵陳萹蘆五苓之屬是也○氣滯者宜行而通之如木香香附烏沈枳殼之屬是也○痰滯者宜開而通之如南星半夏牛黃天竺黃硃砂海石玄明粉之屬是也○氣血虛弱者宜溫補而通之如參耆歸朮熟地枸杞杜仲牛膝之屬是也○凡此通經之法若乎盡矣然虛實之異猶當察焉蓋通實者各從其類使無贊邪而妄用通藥則必傷元氣反為害矣通虛者則或陰或陽尤當知其要也如參耆所以補氣而氣虛之甚者非薑附之佐必不能

通散失之元陽所以補精血而陰虛之極者非柱附之引亦不能復無根之生氣寒邪在經而容強主弱非柱附之勇則血脈不行寒邪不去痰濕在中而上寒水泛者非薑附之煖則脾腎不健痰濕不除此通經之法大都實者可用寒涼虛者必宜溫濕也但附子之性剛勇而熱凡陰虛水虧而多熱多燥者自非所宜若無燥熱但涉陽虛而諸藥有不及者非此不能達也古人云附子與酒同功義可知矣今人謂附子有毒多不敢用不知製用得宜何毒之有此誠奇品其毋忽之

辨經臟諸證 共五條

凡非風等證當辨其在經在臟經病者輕淺可延臟病者深重可畏經病者病連肢體臟病者敗在神氣雖病在經者無不由中而表裏微甚則各有所主此經臟之不可不辯也然在經在臟雖有不同而曰陰曰陽則無不本乎氣血但知氣血之緩急知陰陽之虧勝則盡其善矣若必曰某臟某經必先用某方某藥不知通變多失其真故凡鑿執之談每有說得行不得者正以心之所至口不能宣也必也知幾知微斯足稱神悟之品

一經病之輕證○皮毛枯澀汗出眩暈鼻塞者肺之經病○血脈不榮顏色憔悴者心之經病○肌肉消瘦浮腫不仁肉腠筋惕四肢不用者脾之經病○筋力疲困拘急掉瘳脇肋脹痛者肝之經病○口眼歪斜者足陽明及肝膽經病○骨弱無力坐立不能者腎之經病 一經病之危證○皮腠冰冷滑汗如油畏寒之甚者肺之經病○舌強不能言者心腎經病○唇緩口開手撒者脾之經病○眼昏昏黑無見筋痛之極者肝腎經病

○耳聾絕無聞骨痛之極者腎之經病○反張戴眼腰脊如折者膀胱經病 一臟病之稍輕證○欬嗽微喘短氣悲憂不已者病在肺臟○言語無倫神昏多笑不寐者病在心臟○腹滿少食吐涎惡吞酸噯氣譫語多思者病在脾胃○胸脇氣逆多驚多怒者病在肝膽○少腹疼痛二便不調動氣上衝陰痿呻吟多恐者病在腎臟 一臟病之危證○氣大急大喘或氣脫失聲色灰白或紫赤者肺腎氣絕○神脫色脫昏沈不醒色赤

黑者心臟氣絕○痰涎壅極吞吐不能呃逆不止腹脹之極色青黑者脾胃氣絕○眼閉不開急燥擾亂懊憹

囊縮色青灰白者肝臟氣絕○聲瘖不出寒厥不回二便閉不能通泄不能禁者腎臟氣絕不治證  
凡非風口開眼閉手撒遺尿吐沫直視聲如鼾睡昏沈不醒肉脫筋通之極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裝或頭重  
面鼻山根青黑汗綴如珠痰聲漉漉者不治 若非風之脈遲緩可生急數弦大者死

述古

共二條是皆風門  
論治故列於此

華元化曰風之厥皆由中於四時不從之氣故為病焉有癢疹者有偏枯者有失音者有歷節者有顛厥者有  
疼痛者有聾聵者有瘡癩者有脹滿者有喘乏者有赤白者有青黑者有瘙癢者有狂妄者皆起於風也○其  
脈浮虛者自虛而得之實大者自實而得之弦緊者汗出而得之喘乏者飲酒而得之癩厥者自勞而得之手  
足不遂語言謬失者房中而得之癢疹者自痺濕而得之歷節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聾盲瘡癩者自五味  
飲食冒犯禁忌而得之千端萬狀莫離於五臟六腑而生矣

薛立齋曰前證若因腎虛陰火而肝燥者宜用六味地黄丸生腎水滋肝血○若因怒動肝火而血耗者用四  
物加柴梔丹皮茯苓以清肝火生肝血○若因脾經鬱結而血耗者用歸脾四物二湯以補脾氣生肝血○若  
脾氣虛而痰滯者用二陳加白朮柴胡健脾以化痰○若因脾虛濕面風痰不利者用二陳加南星蒼朮防風  
勝濕以化痰○若脾經鬱而滯者用歸脾湯加柴胡半夏○若腎經敗液為痰者用六味丸

灸法

凡用灸法必其元陽暴脫及營衛血氣不調欲收速效惟艾火為良然用火之法惟陽虛多寒經絡凝滯者為  
宜若火盛金衰水虧多燥脈數發熱咽乾面赤口渴便熱等證則不可妄加艾火若誤用之必致血愈燥而愈  
熱甚是反速其危矣

一凡灸法頭面上艾炷宜小不宜大手足上乃可粗也又須自上而下不可先灸下後灸上

灸非風卒厥危急等證

神闕

用淨鹽炒乾納於臍中令滿上加厚薑一片蓋定灸百壯至五百壯愈多愈

妙薑焦則易之或以川椒代薑或用椒於下上蓋以鹽再蓋以薑灸之亦佳 丹田 氣海 二穴俱連命門

實為生氣之海經脈之本灸之皆有大效

灸非風連臟氣塞涎上昏危不語等證

灸手足不遂偏枯等證

灸口眼歪斜 聽會眼 容主人眼 頰車口

華元化曰心風者宜灸心俞○肺風者宜灸肺俞○脾風者宜灸脾俞○肝風者宜灸肝俞○腎風者宜灸腎

俞○又治陽脫灸法見熱陣四十六

非風論列方

四君子湯 補一

五福飲 新補六

十全大補湯 補二

二陰煎 新補十

四逆湯 熱十

六味回陽飲 新熱二

左歸飲 新補二

右歸丸 新補五

白虎湯 寒二

抱龍丸 小八

獨聖散 六攻百

六君子湯 補五

五味異功散 補四

四物湯 補八

一陰煎 新補八

十味香薷飲 和一

理中湯 熱一

右歸飲 新補三

八味丸 補二

抽薪飲 新寒三

牛黃丸 和六

茶調散 七攻百

金水六君煎 新和一

大營煎 新補十四

歸脾湯 補三

加減一陰煎 新補九

獨參湯 補三

理陰煎 新熱三

六味丸 補二

二陳湯 和一

從新飲 新寒四

蘇合丸 和七

稀涎散 三攻四

大補元煎 新補一

小營煎 新補十五

補中益氣湯 補三

三陰煎 新補十一

生脈散 補七

溫胃飲 新熱五

左歸丸 新補四

六安煎 新和二

綠豆飲 新寒十四

吐法 新攻

人參竹葉石膏湯 寒五

胆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市 環跳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地倉 承漿 合谷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風池 大椎 肩井 大腸 心包 足三里 絕骨 間使 足三里



論外備用方

參附湯補三

朮附湯補四

神效黃耆湯補四九

人參膏補一六五

地黃飲子補百

青州白丸子和百十二  
痰氣

三生飲熱九五  
痰盛

愈風丹和二十七四  
血氣受邪

易老天麻丸和二十七五  
血虛受邪

交加散和二十五二  
血虛經閉

三建湯熱四二  
陰厥

神應養真丹和三一三  
癱瘓

通關散因九

續斷丸和三百六  
脚病

酒浸牛膝丸和三百八  
腰脚無力

調元健步丸和三一  
下步無力

厥逆

經義并附釋義

脈解篇曰內奪而厥則為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 詳本篇之言厥者以其內奪謂奪其五內之精氣也瘖聲不能出也俳肢體偏廢也今人見此必皆謂之中風而不知由於內奪由於腎虛蓋聲出於肺而本乎腎形強在血而本乎精精氣之本皆主於腎故少陰不至則為厥又調經論曰志不足則厥本神篇曰腎氣虛則厥觀此諸論則非風之義可知矣故凡治此者當以前非風證治第三條等法主之調經論岐伯曰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虛氣并為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今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之於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氣并為血虛血并為氣虛此陰陽之偏敗也今其氣血并走於上則陰虛於下而而神氣無根是即陰陽相離之候故致厥脫而暴死復反者輕不反者甚此正時人所謂卒倒暴仆之中風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風而不知實由於下虛也然上實者假實也其有甚者亦宜稍為清理下虛者真虛也若無實邪可據則速當峻補其下

陽明脈解篇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 觀本篇之連經連臟本以厥逆為言何其明顯乎正蓋連經者病在脈表越輕而生連臟者病在根本故重而死既知此為厥逆則凡卒倒暴仆等證其非風也可知而河間諸

公皆以中腑中臟為言則是風非風始混亂而莫辨矣

太奇論曰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

解精微論曰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詳此二論云脈至如喘者謂脈之急促如喘此血氣敗亂之候故致暴厥不言即今人所謂中風不語之屬也云陽并於上陰并於下此即上熱下寒水火不交之候故為目無所見即中風昏眩之屬也不語者責在肺腎昏眩者責在肝脾暫見者氣復則甦陰敗者最危之候俱當按法如前而救其本

終始篇曰厥逆為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寫之 暴清即暴冷也若裂若切謂其懊懷痛楚莫可名狀此即所謂躁擾煩亂之中風也 有火者多溫熱而脈洪大宜清陰中之火有痰者多喘壅而脈滑實宜開上焦之痰無火無痰多寒涼而脈濇弱宜補其元氣凡證有若此而兼之昏亂不醒者此真連臟之甚者也多不可治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 此云煎厥者即熱厥之類其因煩勞而病積於夏亦今云暑風之屬也若見抽搐痰涎卒倒者當即以前暑風之法治之○薄厥者急迫相薄之謂因於大怒即氣厥血厥之屬治法如後

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痺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膈則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 詳此膏粱之疾即酒色之傷脾腎之病也暴憂之病即悲憂傷肺之屬也內氣暴薄即鬱怒傷肝之屬也凡此皆內傷之病其有不從內而外中於風者則必留著經絡故為消瘦痛痺之病是可見內傷外感之辯其不可混言有如此

逆順肥瘦篇曰夫衝脈者五臟六腑之海也五臟六腑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頤頰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臍中伏行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益於少陰之經滲三陰

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下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 詳此衝脈之義則上自頭下自足後自背自腹凡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無所不稟故稱為五臟六腑十二經之海夫海為百川之宗凡諸經發源之處即皆有會合之義其於通身血氣盛衰皆歸乎此可知也然衝脈起於胞中即其經絡之所亦即其聚畜之所故稱為血海亦稱為命門此即所謂根本之宅也若素縱情慾以致精氣之源傷敗於此則厥脫暴仆等病亦因於此不然則何以忽然仆倒而神形俱敗表裏俱殘全無知覺一至於此是豈一經一臟之病之所致歟於此察之則實由衝脈崩敗必無疑矣故凡治此者欲舍根蒂而求其濟吾知其必無是理也○衝脈詳義具類經經絡類第二十七篇註中

繆刺論曰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陽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髻其左角之髮方一寸播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仍有刺法詳二十七卷耳證門

詳此尸厥一證乃外邪卒中之惡候凡四時不正之氣及山魔土煞五尸魔魅之屬皆是也犯之者忽然手足厥冷肌膚寒栗面目青黑精神不守或口噤妄言痰涎壅塞或頭運倒不省人事即名飛尸卒厥宜用鍼法具見本經若用艾灸則無如秦承祖灸鬼法及華陀灸陽脫法為妙凡用藥之法當知邪之所湊必因氣虛故在本經即以左角之血餘用補五絡之脫竭其義可知若此危急之際非用參附回陽等藥何以挽回若果邪氣壅盛胸膈不清則不得不先為開通然後調理宜不換金正氣散流氣飲葱薑湯蘇合丸之類酌而王之

方盛衰論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帝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氣多少逆皆為厥問曰有餘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是以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此言氣逆者即為厥也凡陰陽之氣從左而升陰從右而降故陽病者左為甚陰病者右為甚以升者不升降者不降而逆其升降之氣也又人之生氣必自下而升故老人之氣已衰於下而從上者為順少壯之氣先盛於下而從下者

為順若以老人而神衰於上其所終之氣可知少壯而形衰於下其所始之氣可知皆逆候也及其為病而一上不下此其根本已虧故寒厥到膝少年以陽氣方盛而陽衰若此故秋冬當死老人以陽氣本衰而畏寒其常故秋冬無慮凡此厥逆之病謂其陽若非陽陰若非陰五臟隔絕無徵可驗若不能終其日者蓋甚言其凋敝難為也再若人之妄夢而有至迷亂昏絕者此心腎不交而精神散越故為厥逆有至如此亦總屬少陰根本之病

厥論岐伯曰陽氣衰於下則為陽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帝曰熱厥之為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寒厥何失而然也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熱厥何如而然也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偏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慄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厥論帝曰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暈仆嘔血善衄○陽明之厥則癰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喘欬身熱喜驚衄嘔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脇痛胛不可以運機關不利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太陰之厥則腹滿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胛急擊心痛引腹○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嘔變下泄清○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溼漉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胛內熱擊腰痛虛滿謔言○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入手足寒



三日死○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效善嘔沫○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俯仰○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噎腫瘰

詳本論之寒厥熱厥雖皆以手足為言而實以陰陽之敗亂為言也故寒厥言奪於所用熱厥言因於數醉正以陰陽之氣無不起於手足故凡厥之將作則寒熱麻痺必先由手足而起及其甚也則變出百端或五臟六腑各有其證如此然則手足之厥特其形見之徵兆耳而見微知著自當因標而慮本也

### 傷寒厥逆

仲景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微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寒多熱少陽氣退其病為進也 詳此仲景之厥逆頗與內經有異蓋以手足言之在內經則有寒厥熱厥之分在仲景則單以逆冷者為厥再以邪正言之在內經則論在元氣故其變出百端而在氣在血俱有危証在仲景則論在邪氣故單據手足而所畏者則在陰進而陽退也觀成無己曰厥為陰之盛也義可知矣諸傷寒厥逆等證俱詳具傷寒門

### 論證

厥逆之證危證也蓋厥者盡也逆者亂也即氣血敗亂之謂也故內經特重而詳言之如云卒厥暴厥者皆厥逆之總名也如云寒厥熱厥者分厥逆之陰陽也如云連經連臟者論厥逆之死生也再若諸經臟腑之辨亦既詳矣又近世猶有氣厥血厥痰厥酒厥臟厥蛔厥等證亦無非本之經義觀內經諸論已極明顯奈何後人猶不能察凡遇此證則悉認之為中風竟不知厥逆為何病而通作風治害孰甚焉余深悲之故於前非風門悉力辨正至於治此之法即當以前非風證治互相參用正所以治厥逆也其有未盡等證仍列如後條